

香

香



沉鐘叢刊(1)

爐邊

沉鐘叢刊

1 爐邊

定價四角五分

陳煒謨的小說選集。

計收一九二四年的兩篇，一九二五年的一篇，一九二六年的四篇；其中有大半都是沒有發表過第一次印行的作品。篇首有代叙的散文一篇。

2 昨日之歌

定價四角

馮至的詩集。

他從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內所作的詩中選出五十餘首分爲上下兩卷。

3 悲多汶傳

二角五分

法國羅曼羅蘭原著，楊晦轉譯。

羅蘭是現代最著名的英雄主義者，悲多汶傳（Beethoven）是他最著名的——部偉大的英雄傳。非常簡短而又非常有力的將悲多

汝的人格及音樂的偉大表現出來。這真是困苦的人們的良好聖潔的慰藉品。現由英譯本轉譯過來。附有插畫三幅。

4 不安定的靈魂 定價七角半

陳翔鶴的小說選集。

自作者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的作品中選出七篇，大半是沒有發表過的。

5 在世界上

印刷中

俄國高爾基原著陳煒謨轉譯。

高爾基的著作，大抵可分為三期：1. 自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九年間他都在抑命著他的短篇小說；2. 自一八九九到一九一二年間他努力作長篇小說和戲曲；3. 自一九一三年以後他開始作自敘傳和回想錄——這是他作品中最成熟的時代。到這時候，他脫掉各種時尚的主義的界尺，他畢竟成了一個客觀的

作家。這使他的自叙傳成爲從未所有的自叙傳中的一件奇蹟，成了一部極豐富的人物志；這書什麼人都說，就只不說他自己。

“在世界上”是高爾基自叙的三部作之第二部，據英譯本轉譯。全書五百面，篇首有譯者作的短論，附插像一幅。

6 普魯密修士和約伯 印刷中

楊晦編譯

這本書裏所收的共計是三篇東西：

(1)『普羅密修士和約伯』楊晦的散文

(2)『被幽囚的普羅密修士』希臘的悲劇家 Aeschylus 著的悲劇。表現的普羅密修士怎樣因爲救人類觸了大神宙斯的怒，被極苦的幽囚於高加索的山野；無論受怎樣殘忍的虐待，却始終不變態度，不爲屈伏這樣偉大的精神真是宇宙的光榮！

現根據 Campbell 的英譯本譯成中文。

3『約伯記。』約伯因為他的『遠離惡事，敬畏上帝，』反遭撒但的惡弄，受了人所不能堪的痛苦。

於是他於長期的隱忍之後，發出了憤激的呼號；好像屈原的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於是披髮猖狂行吟澤畔一樣，都充滿着偉大的精神與高潔的心情。

現依照Moulton的辦法，將中譯本聖經中的約伯記改編成劇詩的形式，字句上也略有修改的地方。

全書共三百多頁，附有插畫兩幅。附有註釋。

7. 沉鐘

印刷中

德國霍普特曼著，馮至譯。

一個藝術家的悲劇。鐘師亨利要從新鑄一座能以在高處懸掛着，把沉睡的四山都喚起回響的鐘，離棄了他的妻子，去享藝術家

的寂寞生活。雖然因為心與力的疲勞鐘終沒有鑄成，向着初升的太陽致禮而死去，我們讀着依然彷彿感覺到他的勝利。全書表現藝術與人生，自然與道德理想與事實的衝突。這是使霍普特曼列入世界文學中最有名的一部象徵劇。附印有插像。

8 兩角落間的消息 印刷中

楊晦的獨幕劇集。

共八篇。

9 當代英雄

俄國萊芒托夫原著陳煒謨轉譯。

俄詩人萊芒托夫的一部長篇小說。書中主人公皮喀林常熱切的追求生活，却隨處都是一個厭倦。於消極的外袍裏罩着的是積極的精神；然而終於不得意的飄泊着，且於這種飄泊中死去了！

10 我的大學時代

俄國高爾基原著；險燁謨轉譯。

這是高爾基自叙的三部作之第三部，內容的豐富，不下於『在世界上』。這是一個關於我們的時代中一個偉大勇敢的人物的早年辛苦的記錄。這是一個最動人最有趣最尖刻關於一個勇建人物之智識的社會的，哲學的發展之研究。表現是寫實的眼光是聖潔的，在困苦艱難的面前是一點也不怕的。書中有許多動人的事跡和段落，看後決不會忘記。

11 阪道上

陳翔鶴的小說集。

12 小鬼

俄國梭羅古勃原著；楊晦轉譯。

梭羅古勃的長篇小說。著者以厭世著

名,在他的這部小說裏,醜惡便凝聚在紙上:人類的卑下,自私和他們的互相猜疑,一切的暗影都在那斯詞羅陀什鎮上跳躍都在丕爾陀諾夫身上作祟——但『丕爾陀諾夫相』並不是俄羅斯特有的,丕爾陀諾夫的肖像是表現全人性的對於醜惡傾向,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中,這小說是不無意義的。

目 錄

頁

Proem.....	I
破 眼	15
月 光 曲	31
尋 夢 的 人.....	51
夜.....	77
舊時代中的幾幅新畫像.....	93
寫實主義與理想主義.....	117
寨 堡	147

PROEM

——北京市上雜掇——

I

從西天外相隔七千餘里的故鄉,來到這灰沙的北京市上,彈指間已過了幾個春秋,然而我感到了寂寞直達靈府的中樞,却是投落後一年以外的事。

在沙灘附近一個車不能方軌騎不能並行的小胡同內,首先安放了我的搖籃。雖說是公寓,却顯然帶着濃厚的地方色彩,因為這裏面居住的是某省人多;有時也兄弟鬩于牆,還不時夾着喧嚷聲,衣裳窸窣聲,可是比諸胡

琴的弦音，麻雀牌的震顫這兩種常聽的樂音，實滄海之一粟。在這樣一家公寓裡，我看着糊窗牖的紙由深灰變成淺灰，由淺灰褪為純白，終于逃走了色彩；我看着汗珠點點的滴，雪花飄飄的飛；春去了，夏來，秋去了，冬來，足足的一載——終于耐不住這“上午米飯，下午饅頭”的寂寞。

我不得不搬走了我的搖籃。

這回來臨的是東河沿西岸的一戶人家裡的一間屋子。居停主人是旗人，不知是因為講求經濟還是經濟困難，却只住了北面的一列屋子。西邊的三間租給一對儀式上還不曾，實際上已結婚的男女學生，一間租給一位苗條的女子。東邊的，兩間封鎖起來，裝置破蔽的木器，賤值的陶器，及其他不用的家常物品，一間却安置了我的隻身。

居停主人是挺胸凸肚，走起路來像弓箭手一般；苗條的女子好像給人家幽禁久了的

野鴨,消失了好動的本能,成天的自家關在房裏;只有那已婚的一對,那是天生的驕子,代表了全人類的光明,時常笑嚷嚷的出去,還不時從市場帶些化裝的香料品和水菓糖食之類回來。

我仍還是我。每天挾着書包獨行蹣蹣的上學,有時也就便氣壓很低的捧着一張漠然的臉轉來。黃昏的時候,踱出了那矮小的大門,伶伶的一個人望那黝黑的河水。對面是古舊剝落的城牆,破濫不全的磚瓦堆;到處都是襤褸的小孩,蓬頭的老嫗;不時也從面前拖過笨重的騾車,軋軋轆轤的響,上面坐着面目黧黑的車夫;這一切都看得清楚,記得明白。若遇晚上回家,這河沿一帶不特沒有電光,還沒有煤油燈火,對面那古舊的城牆上懸着的“公益路捐”的街燈,實在是尸位素餐,其權力恐不出那四方的玻璃罩門。四圍是墨一般的黑,那河沿的楊柳隱在黑暗叢中,竟像一大

排預備就緒的榴彈手，有時也鬼氣森森像一列蹣跚着的骷髏。在這漆黑的夜的道路中，收緊了身子趑趄的前進，耳畔響着的聲音只有自己足音的回響，隱隱約約似乎後面也有一個人跟着在走，有時在這附近也清晰的響着滴答的聲音，原來路旁有人在小便。

回到自己像鳥籠一般大的屋子中，在黑暗中摸索摸索，找到了椅子就了坐的時候，對面那苗條的女子房裡已沒了燈光，那已婚者的屋內，從那光潔嬌嫩的窗帘中看來似乎是紅燭高燒的樣子，一樣地發散了全人類的光明：就在這燦爛的燈光中，還水波似的軒舉起了風琴的尖音，夾着胡琴的聲響，有時亦變而為女人鵲一般的喳喳，男人貓一般的狂叫，然話猶未了，便化作女人堅硬的皮鞋底在地板上奔跑的聲音，橐——橐——橐，好像迫不及待的樣子。

像火車一般，今天從東站向西站出發，又

從西站向東站轉來，從來沒有出過軌，撞過車，我看着那代表全人類光明的女人身上的皮袍換了棉襖，棉襖換作夾衫，夾衫又變作單衣裳，足足的半年——終於耐不住這“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寂寞。

我不得不搬走我的搖籃。

II

S宿舍在N大學附屬的五個宿舍中也算是出類拔萃的。人從那門外兩邊的圍着鐵絲，綠陰垂拂的空地看來，從那門外高懸着的電燈，門內高站着的校警，更高掛着的“□□大學第□寄宿舍”的木牌看來，再將他同附近的人家比較，雖是比上不足，却亦比下有餘，儼然是一個嚴肅的所在，不過在我這仍然是與從前安放過搖籃的地方在同一土地之上，只是換了一個方向罷了。

宿舍內一列列的磚壁上雖然點着電燈，

但在房裏仍然天天晚上要“勞駕”聽差的打煤油。屋子是兩個人住一間——其他的宿舍是倍于此數——對面擺好了兩件床舖，兩個書架，兩張桌子，剩下的剛好够兩個人並排走路。窗子上雖蒙着冷布，但在夏天蒼蠅仍在耳畔嗡嗡地響，此外，去暑的遮陽就只有門外的一株鄰近幾間屋子所仰仗的槐樹，因為生了蟲，樹幹上不勻淨的灑了石灰，還灑了滿地——可惜，去年這根株守了多年的槐樹似乎不堪寂寞，想要脫穎而出的樣子，從地面裂了罅隙，露出樹根，給人家砍掉枒杈，割斷膀臂了。一遇下雨，靠邊的磚壁就要浸溼大半，——我的牀不幸就靠這面——污毀了房裏糊壁的花紙。這實在不漂亮，而且不衛生，沒法，糊亂的把不用的漆布釘上，籠上一牀帳子，便“神不知鬼不覺”了。

每天早上鐺鐺的跑到學校，鐺鐺的走回來吃飯。飯是不能“不勞而獲”的，得走很長的

一段空間。繞出宿舍門，轉過圍牆，來到的是
一家洗衣局。門口還貼着一張檢察廳的封
條。牆灰不知何處去了，只留下些鋸齒形的
磚頭，也有不少脫落，大雨之後還不知能否繼
續牠的存在？仰着頸子在這一帶走路，偶不
小心，脚下即觸着些僵硬的什物，待到埋頭一
看，才知是些無主的排洩物。也一樣的是黃
帝的子孫！有一回我在這鋸齒形的磚牆旁
邊，發現一個乞丐，眼耳口鼻給污穢遮得分不
清楚了；他不知吃的是什麼，好像是痰盂裏裝
的東西一樣……也一樣的是黃帝的子孫！那
天我竟一啖的口糧也嚥之不下，總疑心我的
餚菜內有蟲——雖然直到如今我僅只在我的
菜盤內發現過兩回有蟲！

這宿舍我住得很長久，一直以到現在。

III

盛張着翅膀的狂風吹來了砭肌的冷氣，

天空是一天灰比一天，冷氣是一日甚比一日，身體不大強健的我實在有些抵擋不住。首當其衝的是我的一對耳朵，人都嫌牠太短，我却不喜歡牠太長。其次是我的鼻子，差不多“糟”了。原來在不知不覺間冬天已經來到。

陣陣的雪花，斜斜的從空中飛舞；飄泊的鳥兒，也不禁收起牠的翅子來。我居住在那鳥籠一樣的小室中，隔窗望去，那砍掉了膀臂的槐樹也滿身綺素了。爐火熊熊。遠遠盪來的街上的汽車聲，却如叫破了喉嚨的猛獸，格外暗啞而沉悶。又似乎還抖擻着一種嗡嗡營營的市聲，特大的響着小販的叫賣；這在半夜睡不着時聽來，似乎與那宿舍裏更夫敲着的木柝，不約而同的合奏一種交響樂，一樣的如怨如泣，如慕如訴……

那時節我正在預備着一種試驗。

我要試驗我狹小的胸懷對於外來的苦惱的容量。我要試驗我的過敏而又不敏的